

# 两周金文中的第二人称代词

武振玉

**摘要：**两周金文中的第二人称代词有“乃、汝、爾（尔）、而、若”五个，。从出现频率看，“汝、乃”为高频词，后三词出现频率很低。句法功能方面，“乃”和“汝”截然有别，即“乃”几乎只充当定语，而“汝”可以充当宾语、主语、兼语，几乎不充当定语。出现时间上，“乃”集中于西周时期，且各个阶段差别不大；“汝”亦集中于西周时期，但西周晚期比例更高；“爾”（尔）东周时期比例更高，“而”则全部见于东周时期。与殷墟甲骨文相比，两周金文中的第二人称代词系统更加完备，一方面新出现了“爾（尔）、而、若”三词，另一方面“汝、乃”的出现频率非常高。与《尚书》《诗经》相比，可以看出三者中代词的个体数量基本相同，常见代词基本相同，“汝”的句法功能相同；不同的主要是“乃”，其在两周金文中的用法与《尚书》接近而和《诗经》差别较大。

**关键词：**两周金文；第二人称代词；句法功能；出现频率；出现时间

**中图分类号：**K877.3

**文献标识码：**A

**文章编号：**1009-1017(2012)04-0083-05

两周金文中的第二人称代词有“乃、汝、爾（尔）、而、若”五词，这五个代词在句法功能、出现频率、出现时间等方面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同。对其进行详细的调查梳理，不但可以据此窥见两周金文中的第二人称代词系统，亦可向上印证甲骨文，向下佐证传世文献。

【乃】用为第二人称代词，殷墟甲骨文中已见，唯用例很有限<sup>①</sup>。两周金文中其出现频率明显增多，

共有 115 例。但句法功能相对简单，主要充当句子的定语，充当主语的仅占少数。

（一）充当定语，这是“乃”最主要的句法功能。一是修饰亲属称谓名词，如[例 1]“才（在）昔先王小学，女（汝）敏可事（使）。既令女（汝）更乃且（祖）考（司）小辅，今余佳（唯）鼐乃令，令女（汝）乃且（祖）旧官小辅罍（暨）鼓钟。”（8·4324-4325 师盥簋，西晚）<sup>②</sup>此类有 66 例（西早 16 例、西中 25 例、西晚 22 例、春秋 3 例），所修饰的亲属称谓名词较为广泛，其中“祖考”最多见。二是修饰其他指人名词，如[例 2]“敬明乃心，率目（以）乃友干吾（捍御）王身，谷（欲）女（汝）弗目（以）乃辟（陷）于难（艱）。”（8·4342 师盥簋，西晚）此类有 23 例（西早 6 例、西中 5 例、

**收稿日期：**2011-12-20

**基金项目：**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（编号 07JA740014）；吉林大学种子基金项目（编号 2010ZZ045）。

**作者简介：**武振玉（1963-），女，满族，辽宁新宾人，历史学博士，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研究方向：汉语史、古文字学。

①管燮初《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》（中国科学院 1953 年 32 页）举有：戊戌卜，殷贞：王曰：侯虎往，余不口（急），其合氏乃史归。陈梦家《殷虚卜辞综述》（科学出版社 1956 年 88 页）谓：“卜辞第二人称，为例甚少。主宾格用‘女’，领格用‘乃’。”周法高《中国古代语法·称代编》（中华书局 1990 年 94 页）谓：“第二身代词‘乃’，在甲骨文、金文、《书经》中有之，《诗经》中只《周颂》一见，多用于领位，列国时代少用。”黄盛璋《古汉语的人身代词研究》（《中国语文》1963 年 6 期 444 页）谓：“甲文已有‘乃’，全用于领格。”杨伯峻、何乐士《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》（语文出版社 1992 年 104 页）谓：“对称代词……‘乃’字甲骨文已有，唯仅用于领位。”向熹《简明汉语史》（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

52 页）谓：“‘乃’已见于商代卜辞，用作定语。”张玉金《甲骨文虚词词典》（中华书局 1994 年 4 页）举有三例（1 例是殷代金文）：戊戌卜，殷贞：王曰“侯豹往，余不爾其合，以乃史归”（合 3297 正）；乃孙作祖己宗宝觚口口宝（《乃孙作祖己鼎》，《金文总集》404 页）；己卯卜，宾贞：曰“以乃邑”。（合 8986 反）其《甲骨文语法学》（学林出版社 2001 年 27 页）同。杨逢彬《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》（花城出版社 2003 年 201 页）所举除《合》3297、8986 外，还有一例：庚辰卜，于卜乃土？（合 34189）。

②例句后括号中依次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（中华书局 1984—1994 年）编号、器名、分期（“西早”指西周早期，其他仿此）。口表示残泐不清或难以隶定的字。

西晚 10 例、春秋 2 例），所修饰的主要为“辟、友、师、正、寮”等指人名词。三是修饰非指人名词，如[例 3]“女（汝）母（毋）敢不善于乃政，易（赐）女（汝）鬻市、幽黄、玄衣、澆纯、鍤、旂五日，用事。”（虎簋盖，西中，《近出》第二册 379 页）此类有 21 例（西早 2 例、西中 4 例、西晚 10 例、春秋 2 例、战国 3 例），“乃”所修饰的有“政、服、德、事”等抽象名词，也有“邦、采”等指地名词。

以上充当定语的“乃”共有 110 例，其中修饰亲属称谓名词的 66 例，修饰其他指人名词的 23 例，修饰非指人名词的 21 例。修饰亲属称谓名词多见与两周金文的特定内容有关。修饰亲属称谓名词的“乃”和第一人称代词中同样主要充当定语的“朕”有一个明显区别，就是“乃”所修饰的亲属称谓名词前出现“文、皇、烈”一类形容性成分的很少，多数是“乃”和所修饰的名词直接组合，如“乃祖考、乃祖”等。

（二）充当主语，有 5 例，如[例 1]“牧牛，𡗗！乃可（苟）湛（甚），女（汝）敢𡗗（以）乃师讼。”（16·10285 𡗗匜，西晚）按：李学勤谓：“乃，训为汝，是主格代名词。这个例子证明，有人主张商周金文的‘乃’字只用在领格，是不准确的。”[例 2]“死（尸）母（毋）童（动）余一人在立（位），引（矧）唯乃智（知）余非，𡗗（庸）又（有）𡗗（闻）。”（5·2841 毛公鼎，西晚）<sup>①</sup>按：旧或断作：弘唯乃智，余非𡗗（庸）又闻（昏）。杨树达已辨之甚详，结论是：“乃者，对称之词，汝也。……此言：我居王位，惟汝能知余之过失，当以闻于余也。”<sup>②</sup>

关于两周金文中“乃”的句法功能，一种意见认为只能充当定语，如容庚谓：“乃，只用于领格，犹言汝之也。”黄盛璋谓：“甲文已有‘乃’，全用于领格。金文里代词‘乃’的格位表现是相当明显的，它常跟第二身代词‘女’在一起用，主格，宾语用‘女’，一到领格就换用‘乃’。……‘乃’限定要用在领格，甲文、金文找不到一个例外，以后的典籍差不多没有例外。”马国权谓：“彝铭代词里的‘乃’字，它和卜辞及《尚书》等古籍的用法一样，只用于领格，含有‘你的’意思。两周的使用大抵如此。”<sup>③</sup>一种意见认为除了主要作定语外，还可以充当主语，如韩耀隆谓：“‘乃’之用法有三：起词，同一性加词，领属性加词。除用为领属

性加词者较习见外，用为起词与同一性加词者至为罕见。”所引 1 例为《县改簋》。李瑾谓：“第二人称代词‘乃’，用作主语的虽然不多，但不是绝对没有。”《金文形义通解》谓：“作定语，此类用例居全部用例十之八九，……作主语，犹‘汝’也。此用例迄今唯见二三例耳，上古典籍亦甚罕见。”杨伯峻、何乐士谓：“金文对称代词‘女’用于主位或宾语，领位则用‘乃’字，界限大体分明。……‘乃’字作主语的也偶然出现。”<sup>④</sup>本文的调查证明两周金文中确有用“乃”为主语之例，惟数量很有限。

【迺】用为第二人称代词只见如下 1 例：“王曰：孟，迺𡗗（召）夹死（尸）𡗗（司）戎，敏諫罚讼，𡗗（夙）夕𡗗（召）我一人𡗗（烝）三（四）方。”（5·2837 大孟鼎，西早）按：句中的“迺”，各家有不同意见，如管燮初翻译此句为：孟，即协助主管军事。（174 页）“金文代词出现频率表”中亦无此词，应是不视为代词的；唐兰谓：“迺通乃，此处为连续词。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‘迺，乃也。’《经传释词》‘迺犹且也。’此处是又且的意思。王第一次命孟绍荣伯，第二次乃命刑嗣祖南公，这是第三次命了。又且命孟绍夹。青铜器铭用‘乃’字，都是‘汝’的领格，即：你的；或用为指示代名词，如：其。即这个。均与此异”；崔永东视为“才、只”义；《商周古文字读本》谓：“迺，语气词，表祈使”；《金文形义通解》（1119 页）视为语气助词。但郭沫若谓：“金文‘乃’字大率用为第二人称代名词之领格，与‘迺’字异。‘迺召夹尸戎’，此‘迺’字当训为‘其’。”洪家义在“迺”后括注了“乃”；陈世辉、汤馥惠谓：“迺，通乃，第二人称代词。”此例中的“迺”当视为第二人称代词，复指前面出现的“孟”，惟金文中只此一见。杨伯峻、何乐士谓“‘乃’又作‘迺’。”所举为《汉书·张良传》“吕氏真迺主矣。”<sup>⑤</sup>《大孟鼎》例与此类似。

④见韩耀隆《金文中称代词用法之研究》（二）（《中国文字》22 册 2726 页，国立台湾大学 1966 年）、李瑾《汉语殷周语法问题检讨—王力〈汉语史稿〉中册先秦语法分析的商榷》（《古文字与汉语史论集》65 页）、张世超等《金文形义通解》（日本京都·中文出版社 1996 年 1119 页）、杨伯峻、何乐士《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》（104—105 页）。

⑤见管燮初《西周金文语法研究》（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89 页）、唐兰《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》（中华书局 1986 年 177 页）、崔永东《两周金文虚词集释》（中华书局 1994 年 27 页）、刘翔、陈抗、陈初生、董琨《商周古文字读本》（语文出版社 2004 年 83 页）、郭沫若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》（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 35 页）、洪家义《金文选注》（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74 页）、陈世辉、汤馥惠《古文字学概要》（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202 页）、杨伯峻、何乐士《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》（105 页）。

①李学勤《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》，载《古文字研究》（第一辑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9 年，第 151 页。  
②杨树达《积微居金文说》（增订本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7 年，第 16 页。  
③见容庚《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》（《古文字与汉语史论集》，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3 页）、黄盛璋《古汉语的人身代词研究》（《中国语文》1963 年 6 期 444 页）、马国权《两周铜器铭文代词初探》（《中国语文研究》（三），香港中文大学 1981 年 71 页）。

【汝】作为第二人称代词，殷墟甲骨文中已见，惟用例很有限<sup>①</sup>。两周金文中则不但出现频率明显增加，其句法功能亦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，可以充当宾语、主语、兼语、同位语、定语五种句子成分。

（一）充当宾语，这是“汝”最主要的句法功能。一是充当双宾语中的间接宾语，如[例 1]“王乎（呼）尹册命师道，易（赐）女（汝）赉、朱衡、玄衣、黼纯、戈画、厚秘、彤彤、旂五日、饔。”（师道簋，西中，《近出二编》第二册 116 页）此类有 93 例（西早 7 例、西中 27 例、西晚 57 例、春秋 2 例），“汝”前动词基本为“赐、舍、命、赉、畀、饔、赉”等表赏赐义的动词，其中“赐”最多见（79 例）。二是充当一般宾语，如[例 2]“今余佳（唯）或嗣（嗣）命女（汝），易（赐）女（汝）勒。鬲（谏）揅（拜）颡首，敢对鬯（扬）天子不（丕）显休。”（8·4285 谏簋，西晚）此类有 12 例（西早 2 例、西中 2 例、西晚 8 例），句中动词主要为“令（命）”。三是充当介词宾语，仅如下 1 见：“乃师或曰（以）女（汝）告，嗣（则）侄（致）乃便（鞭）千，鬲（鬲）。”（16·10285 鬲匜，西晚）

（二）充当主语，此类有 53 例（西早 5 例、西中 8 例、西晚 26 例、春秋 11 例、战国 3 例），因为金文特有的铭功纪颂的内容特点，充当主语的“汝”所在的句子往往带有较为明显的主观色彩。或表达说话者对“汝”的勉励，如[例 1]“女（汝）母（毋）敢妄（荒）宁，虔夙（夙）夕惠我一人，夙（雍）我邦小大猷。……女（汝）母（毋）敢豕才（在）乃服，夙（夙）夕，苟（敬）念王隳（威）不暘（易），女（汝）母（毋）弗帅用先王乍（作）明井（型）。”（5·2841 毛公鼎，西晚）或表达说话

者对“汝”已往行为的肯定，如[例 2]“王若曰：师燹，才（在）昔先王小学，女（汝）敏可事（使）。”（8·4324-4325 师釐簋，西晚）。

（三）充当兼语，此类有 48 例（西早 2 例、西中 13 例、西晚 28 例、春秋 5 例），“汝”前动词几乎全部为“令（命）”，其后则主要是“嗣（司）、死（尸）、胥、更、辟（义）、辟、佐”一类表示治理或踵继义的动词。如[例 1]“今余佳（唯）师井（型）先王令，令女（汝）更（赓）乃曼（祖）考，啇官嗣（司）乃（左）右戏（繁）荆，苟（敬）夙（夙）夜勿瀆（废）朕令。”（8·4316 师虎簋，西中）[例 2]“余命女（汝）政于朕三军……余命女（汝）嗣（司）辟（台）釐（莱）……余命女（汝）织（职）差（佐）正卿。”（1·285 叔夷钟，春晚）

（四）充当同位语的前一成分，共有 4 器 6 见，多数为“汝+人名”形式，如[例 1]“东宫乃曰：求乃人，乃弗得，女（汝）匡罚大。”（5·2838 召鼎，西中）只有如下 1 例是“汝二人”形式[例 2]：“今我佳（唯）令女（汝）二人亢累矢，爽左右于乃寮以（与）乃友事。”（11·6016 矢令方彝，西早）

（五）充当定语，仅如下 1 见：“余易（赐）女（汝）厘都釐口，其县三百。余命女（汝）嗣（司）辟（台）口口，或徒三（四）千，为女（汝）敌寮。”（1·285 叔夷钟，春晚）按：关于两周金文中“汝”是否有充当定语的用法，容庚谓：“金文皆作女，用于主格、宾格而不用领格。”韩耀隆谓：“‘女’之用法有四：起词，受词，同一性加词，止词兼起词。其例均习见。”未提及“汝”可作定语。马国权谓：“彝铭的用法和甲骨刻辞不同：卜辞没有用于主格，只用于宾格和领格；金文则有主格、宾格，但缺乏领格。”黄盛璋谓：“‘汝’在金文里的格位跟‘乃’一样的明显……但金文里也有一个用作领格的例，《叔夷钟》：‘余命女（汝）嗣（司）辟（台）釐，为女（汝）敌寮’。下文又有‘女（汝）康能乃又（有）事，衍乃敌寮。’‘敌寮’的前面冠以‘乃’字，则上面的‘汝’用作领格是可信的。但此为春秋末期器，时代较晚，全部金文只有这么一见。”<sup>②</sup>

①管燮初《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》（32 页）举有：夷王不女嫫？（乙 3429）贞：王曰：侯虎口女，协受（菁 7）两例。李曦《殷墟卜辞语法》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269 页）所举一例为后者。陈梦家《殷墟卜辞综述》（96 页）谓：“卜辞第二人称，为例甚少。主宾格用‘女’，领格用‘乃’”。潘允中《汉语语法史概要》（中州书画社 1982 年 78 页）谓：“最早在卜辞中同时出现的是‘汝’和‘乃’。”史存直《汉语语法史纲要》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107 页）谓：“甲骨文中已有‘女、乃’等第二人称代词。”向熹《简明汉语史》（52 页）谓：“上古汉语有六个第二人称代词。‘女’‘乃’是商代留传下来的。”张玉金《甲骨文字语法学》（26 页）谓：“甲骨文中第二人称代词出现的次数很少。……‘汝’作代词的例子在甲骨文中只见到四个：口女口入呼有司：‘汝克俘二人’？（合 35362）贞：王曰‘侯豹！得女史协’（合 3297 正）；癸卯卜，贞：不女得？（合 439）……女一人……曰汝。（合 2792）杨逢彬《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》（201 页）谓：“含有人称代词‘汝’的刻辞我们一共见到以下几条。”案：所举亦为 4 例，但与张玉金的略有不同：即有《合》439、2792、3297 正，但没有《合》35362，另外还举有“王曰：侯虎，余其得女……受……”（合 3301）。

②见容庚《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》（《古文字与汉语史论集》3 页）、韩耀隆《金文中称代词用法之研究》（二）（《中国文字》22 册 2726 页）、马国权《两周铜器铭文代词初探》（《中国语文研究》（三）70 页）、黄盛璋《古汉语的人身代词研究》（《中国语文》1963 年 6 期 445 页）。另，《师匜簋》（8·4342 西晚）有“不（丕）显文武，厘（膺）受天令（命），亦嗣（则）口女乃圣且（祖）考”句。句中“则”后的字，曾有“殷、於、惟”等不同隶定。但董珊《略论西周单氏家族窖藏青铜器铭文》（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3 年 4 期 44 页）认为这里的“於女”或“佳女”当是“繇佳”；沈培《西周金文中的“繇”和〈尚书〉

综上，两周金文中的“汝”可以充当句子的宾语（105例）、主语（53例）、兼语（48例）、同位语（6例）、定语（1例）。其中充当宾语是其最主要的句法功能，就中又以充当双宾语句中的间接宾语为主（93例）。出现时间为西早19例、西中51例、西晚119例、春秋21例、战国3例，西周晚期最为集中。具体用法方面，因受两周金文特定内容和格式的制约，“汝”的用法表现出高度的单一性，如出现在双宾语句中时前面的动词几乎都是“赐”；出现在兼语句中时前面的动词几乎都是“令”，后面也都是“嗣（司）”一类表治理义动词。

【爾】用为第二人称代词，始见于西周金文<sup>①</sup>，但数量很有限，仅11例。句法功能亦相对简单，只有充当主语和定语两种用法，其中后者多于前者。

（一）充当主语，凡3器4见（西早1例、春秋3例），如[例1]“爾有唯（虽）小子亡（无）戡（识），覩（视）于公氏有口于天，敲（彻）令苟（敬）享（享）戔（戔）。”（11·6014何尊，西早）[例2]“朞（期）则爾朞（期），余不其事（使）女（汝）受束（刺），……爾其遘（蹉）受御。”（15·9729洹子孟姜壶，春秋）

（二）充当定语，凡5器7见，“爾”所修饰的或为指人名词，如[例1]“才（在）三（四）月丙戌，王昇（诰）宗孚（小子）于京室。曰：昔才（在）爾考公氏克遘玟（文）王。”（11·6014何尊，西早）或为抽象名词，如[例2]“式皇且（祖）考高对爾刺（烈），严才（在）上，豐豐龔龔，口（融）妥（绥）厚多福。”（1·246虢钟，西中）或为指物名词，如[例3]“用铸爾羞铜”（15·9729洹子孟姜壶，春秋）

关于两周金文中的代词“爾”，容庚谓：“在周金文中，用‘爾’作对称代词的只有东周的《洹子孟姜壶》和《晋公盒》两器。就其使用范围来说，主格、宾格、领格都有。”马国权亦谓“主格、宾格及领格皆用之。”（按：所举用例同）韩耀隆谓：“‘爾’之用法有二：起词、领属性加词。其例均罕见，亦仅出现于较晚之列国时代器物中。”<sup>②</sup>

【尔】用为第二人称代词，始见于战国金文中，目前所见仅如下1例：“后人其庸庸（用）之，母

（毋）忘尔邦。……尔母（毋）大而悻（肆），母（毋）富而乔（骄），母（毋）众而器。”（5·2840中山王𤘔鼎，战晚）其中前一个“尔”充当定语，后一个“尔”充当主语。

【而】用为第二人称代词，始见于春秋金文中，目前所见有如下2器4见，均充当定语。[例1]“女（汝）忝（小心）慢（畏）忌，女（汝）不豸（坠）殯（夙）夜，宦执而政事。……𤚒𤚒（协）而又（有）事，卑（俾）若钟鼓，外内割（闾）辟。𤚒𤚒𤚒，遘而𤚒𤚒，母（毋）或（有）承（胥）類。”（1·285叔夷钟，春晚）句中“而”分别修饰抽象名词“政事”和指人名词“有事、𤚒𤚒”。[例2]“戊（越）王者旨於賜𤚒（择）𤚒（厥）吉金，自乍（作）禾（𤚒）口，……口而宾客。”（1·144越王者旨於賜钟，战早）按：此句虽各家隶定颇为分歧，然多数都有“口而宾客”四字，如郭沫若《大系考释补录》作：台（以）乐虞（吾）家，𤚒（喜）而（尔）宾各（客）；董楚平谓：“喜而宾客，此四字为宋人隶定。喜字原铭从戈从喜，是戏、嬉字的别构。而读作尔”；王宁作：台（以）乐虞（娱）康，嘉而宾各（客）；《铭文选》作：口而宾客；《金文常用字典》《简明金文词典》亦视为第二人称代词<sup>③</sup>。

关于“而”的出现时间和用法，容庚谓：“而，只用于领格，与乃同”；周法高谓：“第二身代词‘而’见于列国时代的金文，用于领位”；韩耀隆谓：“‘而’仅用于领属性加词，其例亦罕见”；马国权谓：“作为对称代词的‘而’字，在金文里只见于东周的《子禾子釜》和《叔夷钟》两器，有用于主格，也有用作领格。”<sup>④</sup>

【若】目前所见只有1例是用为第二人称代词的，即《大盂鼎》（5·2837西早）“王曰：孟，若乃（敬）乃正，勿瀆（废）朕令”中的“若”。周法高举有此例，且引郭沫若《金文丛考》云：“‘若’乃第二人称代词，用为主格”；唐兰翻译此句为“孟！你敬你的政事，不要荒废我的命令”；《商周古文字读本》谓“若，乃：第二人称代词。‘若’作主语，‘乃’作定语”；向熹亦举有此例，视为人称代词<sup>⑤</sup>。

③见董楚平《吴越徐舒金文集释》（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163页）、王宁《者旨於賜钟铭释读》（《文物研究》总第12辑216页）、马承源主编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（四）》（文物出版社1990年375页）、陈初生《金文常用字典》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889页）、王文耀《简明金文词典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5页）。

④见容庚《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》（《古文字与汉语史论集》4页）、周法高《中国古代语法·称代篇》（96页）、韩耀隆《金文中称代词用法之研究（二）》（2726页）、马国权《两周铜器铭文代词初探》（70—71页）。

⑤见周法高《中国古代语法·称代篇》（92页）、唐兰《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》（172页）、刘翔等《商周古文

中的“迪”》（《古文字研究》25辑）表示同意，且进一步论证“繇”与《尚书》中的语气词“迪”相通。

①向熹《简明汉语史》（53页）谓：“‘爾’始见于西周金文”；钱宗武《今文尚书语言研究》（岳麓书社1996年244页）谓：“甲骨文确未出现对称代词‘爾’，然而金文中已经出现‘爾’。”

②见容庚《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》（《古文字与汉语史论集》3页）、马国权《两周铜器铭文代词初探》（70页）、韩耀隆《金文中称代词用法之研究（二）》（2726页）。

同时期的传世文献中,“若”也不多见,如周法高谓:“第二身代词‘若’,甲骨文、《书》《诗》未见。金文亦少见”;杨伯峻、何乐士谓:“若,虽见于甲骨文,却没有作代词用的。金文‘若’字用作代词亦罕见。”(举有《大盂鼎》例)张玉金谓:“作为第二人称代词的‘若’,仅见于《尚书》(周书)和《逸周书》(真文献)里,未见于其他西周汉语的语料之中。”<sup>①</sup>

综上,比较两周金文中的“乃、汝、爾(尔)、而、若”五个第二人称代词,可以看出以下差别:

(1)从出现频率看,“汝”(213例)、“乃”(115例)两词出现频率很高,但“爾(13例)、而(4例)、若(1例)”三词数量有限。(2)从出现时间看,“乃”为西早25例、西中36例、西晚44例、春秋7例、战国3例。西周时期各个时期比例差别不大;“汝”为西早17例、西中51例、西晚121例、春秋21例、战国3例,明显集中于西周晚期;“爾”(尔)为西周4例、东周9例;“而”全部见于东周时期;“若”的1例见于西周早期。(3)就句法功能言,“乃”和“汝”截然有别,即“乃”几乎只充当定语(充当主语的只有5例),而“汝”主要充当宾语(105例)、主语(53例)和兼语(48例),几乎不充当定语(只有1例)<sup>②</sup>。“爾”(尔)主要充当定语(8例)和主语(5例),“而”均充当定语(4例),“若”只有1例是充当主语。所以,就句法位置看,可以出现于定语位置的有“乃、爾、而”三词,前者主要见于西周时期,后两者主要见于东周时期。可以出现于主语、宾语、兼语位置的基本只有“汝”。可以看出,两周金文中的第二人称代词确实具有比较明显的“格位”倾向。

和第一人称代词相比,“乃”和“朕”都基本只充当定语,同时和“我”也形成对应关系,因为“我”也可以充当定语,这一点在传世文献中表现得更明显,两周金文因为特定内容的关系,在定语位置上更多使用“朕”。就充当定语频率之高、少有例外这一点而言,“乃”更接近“朕”;但就所修饰的具体成分看,“乃”更接近“我”。所以两周金文中第二人称的“乃”同时和第一人称的“朕”、

“我”相配。“汝”主要和“余”相配,两者都以充当主语为主,其次是充当宾语(特别是双宾语中的近宾语)。

同时期的传世文献,如《尚书》和《诗经》中第二人称代词也已比较完备。据钱宗武统计,《今文尚书》中“女”(汝)148见,用为主语92见、宾语31见、同位语16见、定语5见、兼语4见;“尔”161见,用为主语63见、定语39见、宾语18见;“乃”66见,用为定语64见、主语2见;“而”4见,皆用为定语<sup>③</sup>。据黄盛璋所列的表统计<sup>④</sup>,《诗经》中“汝”用为宾语26例,用为主语20例;“尔”用为主语15例,用为定语107例,用为宾格72例。另据向熹统计<sup>⑤</sup>,《诗经》中有用为第二人称代词的“乃”1例(作定语)、“而”3例(皆作主语)。就“汝”的应用情况看:在绝对数量上两周金文中最多,这与两周金文的特定内容有关。句法功能方面,两周金文和《诗经》中的“汝”是以充当宾语为主,充当主语次之;《尚书》中的“汝”是以充当主语为主,充当宾语次之。总体上都是以充当主语或宾语为主,表现出一致性。就“乃”的应用情况看,三者首先在出现频率上表现出不同,即两周金文和《尚书》中“乃”的出现频率较高,但《诗经》中却几乎不见(只有1例)。其次在句法功能上,两周金文和《尚书》很接近,“乃”都以充当定语为主,充当主语很少,充当其他成分的未见。就“尔”而言,三者出现频率上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,即《尚书》和《诗经》中出现频率很高(前者194例、后者120例),而两周金文中出现频率很低。句法功能上,两周金文和《诗经》中的“尔”以充当定语为主,《尚书》中则以充当主语为主,表现出 inconsistency。“而”和“若”作为第二人称代词,在金文、《尚书》《诗经》中均很少见。将两周金文中的第二人称代词与《尚书》《诗经》相比,可以看出三者共同的地方有:代词的个体数量基本相同,常见代词基本相同,“汝”的句法功能相同。最明显的不同一是“乃”,两周金文和《尚书》接近而和《诗经》很不同;二是“尔”,《尚书》《诗经》在出现频率上相似,而两周金文与之很不同。

(责任编辑:石磊)

字读本》(85页)、向熹《简明汉语史》(54页)。

①见周法高《中国古代语法·称代篇》(92页)、杨伯峻、何乐士《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》(106页)、张玉金《西周汉语语法研究》(商务印书馆2004年91页)。

②关于金文中“汝”、“乃”的互补关系,多有人提及,如黄盛璋《古汉语人身代词研究》(445页)谓:“金文里‘女’(汝)‘乃’的格位是互配的,主格宾格用‘汝’,领格用‘乃’。‘汝’在金文里的格位跟‘乃’一样的明显。”唐钰明《定量方法与古文字资料的词汇语法研究》(载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·唐钰明卷》24页,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)谓:“‘女’(汝)作主格宾格,‘乃’作领格这条规律,是可以肯定下来的。”

③钱宗武《今文尚书语法研究》(商务印书馆2004年123—128页)。黄盛璋《古汉语的人身代词研究》统计的数量为《尚书》中“汝”用为主格104例、领格4例、宾格42例。共150例。“尔”用为主格73例、领格47例、宾格41例。共161例。“乃”用为主格1例、领格82例、宾格无。共83例。

④黄盛璋《古汉语的人身代词研究》,《中国语文》1963年第6期,第471页。

⑤向熹《诗经词典》,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1997年,第538页。